

灯下漫笔

秋 的韵味,既不同于春天的生机勃勃,也不同于夏天的热烈奔放,更不同于冬天的枯槁凋零。它展现出一种深沉而含蓄的成熟,一种古朴而深邃的寂寥,一种恢宏而磅礴的气象——这正是我所钟爱的秋之独特韵味。

秋 的韵味,可以用古人的诗句来形容。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描绘了秋天水天一色的壮阔之美;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则展现了秋叶如火般的绚烂与热烈。这些诗句不仅捕捉了秋天的色彩与气息,更传达了秋天独有的那份宁静与深远。仔细想来,秋天的韵味其实都是隐藏着的一——

秋 的韵味,就藏在这不知不觉中。它似乎就是悄悄地来到了我们身旁。先是几片黄叶从枝头飘落,像蝴蝶似的,打着旋儿,不慌不忙地落在地上。接着,风便利了,不再像夏天那样闷热,添了几分清爽,有道是“金风送爽百川清”,连远处的河川都似被这风洗得更澄澈。早晚的温差大了,晨起时,窗玻璃上凝了层薄薄的水汽,用手指轻划,便显出一道印痕。而草尖上缀着晶莹

的露珠,圆滚滚的,像被谁撒了一把珍珠,“玉露凝珠万木荣”,当阳光斜斜地照过来,露珠便放出闪烁的光。树木枝头的叶片也都因这露珠更添了几分生机。一阵微风掠过,露珠儿颤了几颤,闪了几闪,纷纷跌落泥土,不留一丝痕迹。

秋 的韵味,就藏在这悄然无息的变化里。天空似乎比往日更高远了些,蓝得澄澈,偶有几缕白云,像随手扯散的棉絮,恣意地飘浮着。抬头时,一群大雁列着整齐的队伍,翅膀载着远方的期许,在蓝天划过悠长弧线,让秋多了几分博大辽阔。田野里,秋庄稼渐次黄了红了黑了,向人们展示秋的丰硕与喜悦;山间则是“层林尽染”尽秋色,路边的杨柳、梧桐最是惹人注目,不似春天那么翠绿,不似夏天那么深浓,叶子有的绿中带黄,有的黄中透红,像是被画师用彩笔渲染过一般,枫叶尤其好看,红得耀眼,远远望去,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。偶有风过,叶子簌簌落地,厚厚的,踩上去软软的,发出轻柔的细微的沙沙声,像是秋的窃窃私语。

秋 的韵味,就藏在这细微的气息里。清晨的空气里,先漫开泥土的湿润气味,混着草木淡淡的枯涩,而更多的则是田园特有的庄稼与果子成熟混合后的味道,苹果、柿子、梨都熟了,甜香裹着晨露的清爽,丝丝缕缕沁入鼻腔;顺着这秋味寻去,果园、田埂、路边,以及人家的院墙,丝瓜、南瓜、洋姜开着黄灿灿的花儿,几丛菊花也正迎着秋风怒放,他们不与春桃夏荷争艳,偏在这秋光里抖出几分精神。农人们正在采收苹果,人们的谈笑声和着运输车辆马达声,从绿树掩映的园子传出来,再混着果香在枝叶间荡开来,恰好应了“沃野频传笑语声”的热闹;等到傍晚,农家炊烟袅袅,让人不由得想

心香一瓣

秋日

思念随风而起,驻留在云朵之上,随白云飘动。

目光随飞鸟翱翔,掠过大树之顶,掠过一片即将收获的田野,辽远了,辽远了。眼眶开始发湿。

炎热的夏天悄然褪去,褪在叶与叶之间,躲在花朵的后面,酝酿着饱满的种子,丰盈的果实,收获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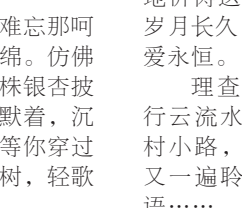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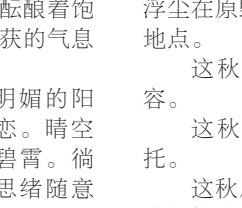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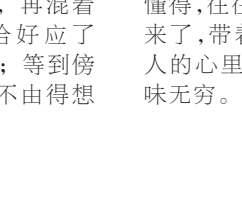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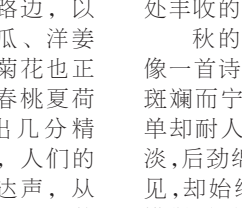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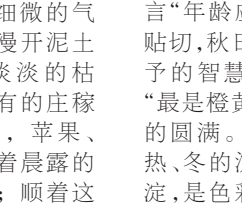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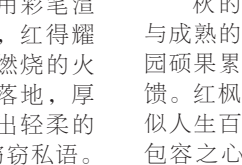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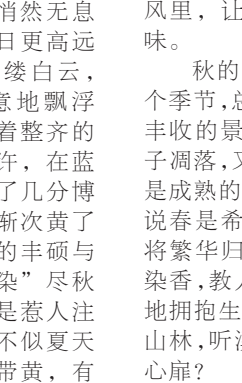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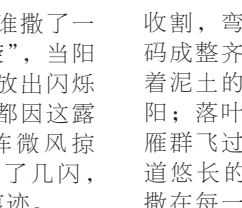
时逢秋日胜春朝。这明媚的阳光,柔和得令人陶醉和眷恋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徜徉在这平坦的道路上,让思绪随意蔓延……

曾想起那细语和轻喃;难忘那呵护与眷恋;最忆那柔情和缠绵。仿佛为此等候了几千年,宛若一株银杏披一身锦绣迎接你。又好像沉默着,沉默如远处的马首山,等你,等你穿过那片青草地,走过那片林荫树,轻歌踏桥款款而来……

本版责编 赵卓菁 校 对 李静坤 美 编 冯满楠



秋韵



起灶灶上温着的饭菜,饭桌递来的热粥——家的味道,在秋夜的薄凉中漫过心底的阵阵暖意。秋 的韵味,就藏在这绵绵雨声中。秋雨是沉静的,它在不经意间落下来,打湿了屋檐和村巷小路,仿佛要把秋天的温柔都揉进氤氲的湿气里。点点雨滴更漏般打在窗棂,淅淅沥沥。屋里的人,煮一壶茶,捧一本书,或者只是静静地坐着,听雨声敲打时光。这雨不疾不徐,仿佛所有的浮躁都被它一点点抚平,心头便生出一片澄明。

秋 的韵味,就藏在它的凋零和盛放的和解里。看那一棵棵生长在田野的老树,虽褪尽枝头繁茂的叶子,却更显得身姿挺拔;看那一个个农庄的老农,黧黑皱纹的脸庞写满疲惫,却能从心头涌起收获的盈盈笑意。秋天,从来都不是只有悲凉,它只是让人看清——凋零与丰硕,它教会我们,在褪去繁华后,依然能触摸到生命的质地。就像那些枯叶败草,最终化作泥土,只为下一次的春意盎然。

秋 的韵味,就藏在这时光里。时间像被拉长的丝缕,缓缓流淌。清晨的霜、午后的暖、黄昏的霞,每一刻都清晰可辨。农人握着镰刀的收割,弯腰、挥臂,秸秆在田埂边码成整齐的垛,脚步踩过田垄,带着泥土的厚重,不慌不忙地追着夕阳;落叶飘坠的轨迹不紧不慢,连雁群飞过的影子,都在天上划出一道悠长的弧线。秋把时间揉碎了,撒在每一片叶、每一粒谷、每一缕风里,让人不得不慢下来,细细品味。

秋 的韵味,更藏在人的心里。这个季节,总让人生出几分感慨。望着丰收的景象,心底满是欣慰;看着叶子凋落,又不免及时光的流逝。秋是成熟的季节,也是沉思的季节。若说春是希望,夏是热烈,那么秋便是将繁华归于淡然的哲思。它让灵魂染香,教人放下执念,如落叶般优雅地拥抱生命的轮回。此刻,何不漫步山林,听溪水吟唱时光,让秋韵浸透心扉?

秋 的韵味,总的说,在于其宁静与成熟的极致——田野金浪翻滚,果园硕果累累,是岁月对耕耘的温柔回馈。红枫、黄叶、松柏交织的色彩,恰似人生百态的交融,它还教会我们以包容之心接纳生命的多元。杨绛所言“年龄应成生命勋章”在此刻尤为贴切,秋日的每一道纹理都是时光赋予的智慧印记。而这韵味,终究是“最是橙黄橘绿时,人间处处庆丰盈”的圆满。它不是春的懵懂、夏的炽热、冬的沉寂,而是历经生长后的沉淀,是色彩斑斓中的从容,是人间处处丰收的喜悦。

秋 的韵味,说不尽,道不完。它像一首诗,含蓄而深远;它像一幅画,斑斓而宁静;它像一首老歌,旋律简单却耐人寻味;像一壶老酒,初尝平淡,后劲绵长;更像一位故人,不常相见,却始终难忘。正如人生,最深的懂得,往往在得失之间悄然生长。秋来了,带着它的五彩斑斓,走进每个人的心里,留下淡淡的痕迹,让人回味无穷。

爱似刀,将誓言镌刻铭记。

爱如笔,将所有的继续写成诗篇。

相爱着却相离,千言万语都默默掩埋心底。在心底,慢慢变成追忆:似清泉在叮叮咚咚缓缓流淌,似浮尘在原野里飘荡,寻找可以落脚的地点。

这秋风,请捎去我最灿烂的笑容。

这秋风,请留下你最真诚的嘱托。

这秋风,请让我携着你一起虔诚地祈祷这上苍赐予我们的一世情缘:岁月长久,地老天荒;岁月静好,真爱永恒。

理查德·克莱德曼,我踩着你行云流水般的琴音漫步在无人的乡村小路,在这寂静的天地间,一遍又一遍聆听来自灵魂深处的秋日私语……

生活写真

大哥的菜园子

燕立民

大哥属蛇,今年七十二岁了。退休这十几年,他最得意的,便是后院那一片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菜园子。园子不大,东西窄窄的一长溜,铁丝围成栏,树枝编成门,门上还有把锁。这个菜园子热闹得很,辣椒红得像个爆竹,茄子紫盈盈地挂着霜,西红柿沉甸甸地压弯了竹架,边上还挤着一畦水灵灵的小白菜、茼蒿。这般丰饶,是他一趟趟找人从村里拉来羊粪,一筐筐伺候出来的。那股子劲儿,仿佛不是地在向他索要,倒是他自个儿心里有团火,非要这般忙碌着、经营着,才觉得踏实。

大哥这勤快,是有来处的。话头得扯回几十年前。那时家里,父亲在外头上班,一家子子的担子,大半落在了母亲肩上。田里的庄

稼、屋里的琐碎,还有我们这群半大的孩子,都得她来操持。大哥是老大,那副扁担,自然而然就早早地落到了他稚嫩的肩上。放学后的田埂上,总有他跟着母亲忙碌的小身影。想来,那泥土的腥气、禾苗的青涩,还有母亲额角擦不尽的汗珠,早已像胎记一般,烙在他的骨血里了。如今这菜园里的每一次弯腰、每一次挥锄,怕不单单是种菜,更是在重温那段与母亲并肩的岁月,是在用另一种方式,让那份早已成为本能的勤劳,继续生根发芽。

他种的菜,自己哪里吃得完呢?于是,我们兄弟几家,还有走得近的亲戚朋友,便都成了他这菜园的“受益者”。隔三差五,他就用塑料袋分装得整整齐齐,这家一捆青菜,那家几根黄瓜。递

过来时,他脸上总是那副淡淡的,却又掩不住得意的神气。你若夸他一句:“大哥,这菜长得真水灵,比市场上买的好多了!”他便立刻眯起眼,皱纹都笑得舒展开,嘴里却只谦虚着:“没啥,没啥,土好,粪足罢了。”可我们都晓得,他要的,就是这一句夸。这小小的菜园子,是他退休后的疆场,那满园的青翠与硕果,便是他献给我们所有人的、无声的勋章。

今年农历八月十五,我回了家。中午陪他喝了两杯,窗外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雨。酒意微醺,话也说得透了,他忽然站起身,说:“园里的韭菜正好,嫩得很,给你割一把带回去。”我忙说下雨呢,明天再说。他却不由分说,已披上了那件旧外套,顺

上裹着老屋的土。坟前的土有些硬,我慢慢刨松,把菊栽下去,又浇了些从老屋井里打来的水——母亲说过,井水泡过的菊,开得更艳。待来年秋风起时,坟前的新菊,想必也会开得这般泼泼洒洒,金的、黄的、白的瓣,在风里轻轻晃,像母亲在跟我招手。风过的时候,菊瓣轻颤,是它替我把思念说给母亲听;雨落的时候,花瓣沾着水珠,是它替我把眼泪藏在瓣尖;就连月光洒在菊上时,那层浅浅的银,都像母亲当年为我盖的薄被,暖得人心发颤。不必说“我想你”,也不必说“多牵挂”,这岁岁枯荣的菊,便是我与母亲之间,一场永不落幕的絮语——它知道我小时候偷偷摘菊瓣被母亲骂骂,知道母亲总把最艳的菊插在父亲的遗像旁,知道我们一家人围着菊丛吃月饼的暖。母亲在泥土里安睡,菊在坟头盛放,我在人间守望,三个人的念想,都藏在这菊香里。

暮色渐浓,我收拾好工具往回走,回头望,坟前的菊在风里轻晃,老屋院中的菊也在暮色里泛着光,两处的菊香,顺着风缠在一处,飘得很远。庭前的菊会落,冢上的菊会开,可那缕熟悉的菊香,却一如往昔——像母亲的手拂过我的发,像母亲的声音唤我的乳名,像我们从未分开过那样,暖在我心里,岁岁年年。

移菊那天,我带了母亲用过的小铲子,小心翼翼地挖起几株壮实的菊,根须

花凋零、秋意渐浓,才默然把花苞撑成朵,把香气揉进风里。就像母亲,一辈子不与人争长论短,邻里有难总先伸手,把美味留给我们,把旧衣留给自己,连说话都轻声细语,却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,让家始终暖得像团火。她更爱菊瓣瓣舒展的模样,哪怕开在墙角无人问津,也自有傲骨——不攀附,不讨好,每一片瓣都朝着阳光,连落瓣都落得从容,不像别的花那样匆匆谢去,而是轻轻飘在泥土上,像给大地递去的悄悄话。母亲自己,又何尝不是一株在岁月里从容绽放的菊呢?

恍惚间,母亲剪花的影子又在菊丛旁清晰起来。晴好的秋日午后,阳光把她的白发染成浅金,她搬一张褪色的小凳坐在菊花前,指尖捻着那把银亮的剪刀——剪刀柄上的纹路,早被她的手磨得光滑。她剪得慢,眼睛眯着,仔细剔去过密的枝丫,偶尔遇见沾着蚜虫的叶,便用指腹轻轻抹去,像怕惊扰了菊

的梦。剪到尽兴时,会拾起一朵刚落的瓣,凑在鼻尖轻嗅,嘴角弯起浅浅的弧度,眉眼间的温柔,比午后的阳光还暖。有时我凑过去,会把剪好的菊递我,说“插在水瓶里,能香好几天”。

花瓣上的绒毛蹭过我的手,痒丝丝的,连风里都裹着菊香。可如今,剪刀静卧在窗台,锈迹爬满了银亮的刃,母亲的影子,早已随去年的秋风散了。

这满院的菊开得越盛,越衬得院落空寂——没有了她唤我吃饭的声,没有了她扫菊瓣的帚,连风穿过菊丛的响,都像在轻轻叹气。我俯身,指尖拨开菊丛旁的杂草,指腹触到冰凉的泥土,那土还是母亲当年翻松的,带着她掌心的温度。心底忽然涌起一个清晰的念头:要把这菊,移几株到母亲的坟头去,让她在那边,也能看见熟悉的花,闻见熟悉的香。

移菊那天,我带了母亲用过的小铲子,小心翼翼地挖起几株壮实的菊,根须

花凋零、秋意渐浓,才默然把花苞撑成朵,把香气揉进风里。就像母亲,一辈子不与人争长论短,邻里有难总先伸手,把美味留给我们,把旧衣留给自己,连说话都轻声细语,却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,让家始终暖得像团火。她更爱菊瓣瓣舒展的模样,哪怕开在墙角无人问津,也自有傲骨——不攀附,不讨好,每一片瓣都朝着阳光,连落瓣都落得从容,不像别的花那样匆匆谢去,而是轻轻飘在泥土上,像给大地递去的悄悄话。母亲自己,又何尝不是一株在岁月里从容绽放的菊呢?

恍惚间,母亲剪花的影子又在菊丛旁清晰起来。晴好的秋日午后,阳光把她的白发染成浅金,她搬一张褪色的小凳坐在菊花前,指尖捻着那把银亮的剪刀——剪刀柄上的纹路,早被她的手磨得光滑。她剪得慢,眼睛眯着,仔细剔去过密的枝丫,偶尔遇见沾着蚜虫的叶,便用指腹轻轻抹去,像怕惊扰了菊

的梦。剪到尽兴时,会拾起一朵刚落的瓣,凑在鼻尖轻嗅,嘴角弯起浅浅的弧度,眉眼间的温柔,比午后的阳光还暖。有时我凑过去,会把剪好的菊递我,说“插在水瓶里,能香好几天”。

花瓣上的绒毛蹭过我的手,痒丝丝的,连风里都裹着菊香。可如今,剪刀静卧在窗台,锈迹爬满了银亮的刃,母亲的影子,早已随去年的秋风散了。

这满院的菊开得越盛,越衬得院落空寂——没有了她唤我吃饭的声,没有了她扫菊瓣的帚,连风穿过菊丛的响,都像在轻轻叹气。我俯身,指尖拨开菊丛旁的杂草,指腹触到冰凉的泥土,那土还是母亲当年翻松的,带着她掌心的温度。心底忽然涌起一个清晰的念头:要把这菊,移几株到母亲的坟头去,让她在那边,也能看见熟悉的花,闻见熟悉的香。

移菊那天,我带了母亲用过的小铲子,小心翼翼地挖起几株壮实的菊,根须

花凋零、秋意渐浓,才默然把花苞撑成朵,把香气揉进风里。就像母亲,一辈子不与人争长论短,邻里有难总先伸手,把美味留给我们,把旧衣留给自己,连说话都轻声细语,却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,让家始终暖得像团火。她更爱菊瓣瓣舒展的模样,哪怕开在墙角无人问津,也自有傲骨——不攀附,不讨好,每一片瓣都朝着阳光,连落瓣都落得从容,不像别的花那样匆匆谢去,而是轻轻飘在泥土上,像给大地递去的悄悄话。母亲自己,又何尝不是一株在岁月里从容绽放的菊呢?

恍惚间,母亲剪花的影子又在菊丛旁清晰起来。晴好的秋日午后,阳光把她的白发染成浅金,她搬一张褪色的小凳坐在菊花前,指尖捻着那把银亮的剪刀——剪刀柄上的纹路,早被她的手磨得光滑。她剪得慢,眼睛眯着,仔细剔去过密的枝丫,偶尔遇见沾着蚜虫的叶,便用指腹轻轻抹去,像怕惊扰了菊

的梦。剪到尽兴时,会拾起一朵刚落的瓣,凑在鼻尖轻嗅,嘴角弯起浅浅的弧度,眉眼间的温柔,比午后的阳光还暖。有时我凑过去,会把剪好的菊递我,说“插在水瓶里,能香好几天”。

花瓣上的绒毛蹭过我的手,痒丝丝的,连风里都裹着菊香。可如今,剪刀静卧在窗台,锈迹爬满了银亮的刃,母亲的影子,早已随去年的秋风散了。

生活写真

大哥的菜园子

燕立民

大哥属蛇,今年七十二岁了。退休这十几年,他最得意的,便是后院那一片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菜园子。园子不大,东西窄窄的一长溜,铁丝围成栏,树枝编成门,门上还有把锁。这个菜园子热闹得很,辣椒红得像个爆竹,茄子紫盈盈地挂着霜,西红柿沉甸甸地压弯了竹架,边上还挤着一畦水灵灵的小白菜、茼蒿。这般丰饶,是他一趟趟找人从村里拉来羊粪,一筐筐伺候出来的。那股子劲儿,仿佛不是地在向他索要,倒是他自个儿心里有团火,非要这般忙碌着、经营着,才觉得踏实。

大哥这勤快,是有来处的。话头得扯回几十年前。那时家里,父亲在外头上班,一家子子的担子,大半落在了母亲肩上。田里的庄

稼、屋里的琐碎,还有我们这群半大的孩子,都得她来操持。大哥是老大,那副扁担,自然而然就早早地落到了他稚嫩的肩上。放学后的田埂上,总有他跟着母亲忙碌的小身影。想来,那泥土的腥气、禾苗的青涩,还有母亲额角擦不尽的汗珠,早已像胎记一般,烙在他的骨血里了。如今这菜园里的每一次弯腰、每一次挥锄,怕不单单是种菜,更是在重温那段与母亲并肩的岁月,是在用另一种方式,让那份早已成为本能的勤劳,继续生根发芽。

他种的菜,自己哪里吃得完呢?于是,我们兄弟几家,还有走得近的亲戚朋友,便都成了他这菜园的“受益者”。隔三差五,他就用塑料袋分装得整整齐齐,这家一捆青菜,那家几根黄瓜。递

过来时,他脸上总是那副淡淡的,却又掩不住得意的神气。你若夸他一句:“大哥,这菜长得真水灵,比市场上买的好多了!”他便立刻眯起眼,皱纹都笑得舒展开,嘴里却只谦虚着:“没啥,没啥,土好,粪足罢了。”可我们都晓得,他要的,就是这一句夸。这小小的菜园子,是他退休后的疆场,那满园的青翠与硕果,便是他献给我们所有人的、无声的勋章。

今年农历八月十五,我回了家。中午陪他喝了两杯,窗外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雨。酒意微醺,话也说得透了,他忽然站起身,说:“园里的韭菜正好,嫩得很,给你割一把带回去。”我忙说下雨呢,明天再说。他却不由分说,已披上了那件旧外套,顺

上裹着老屋的土。坟前的土有些硬,我慢慢刨松,把菊栽下去,又浇了些从老屋井里打来的水——母亲说过,井水泡过的菊,开得更艳。待来年秋风起时,坟前的新菊,想必也会开得这般泼泼洒洒,金的、黄的、白的瓣,在风里轻轻晃,像母亲在跟我招手。风过的时候,菊瓣轻颤,是它替我把思念说给母亲听;雨落的时候,花瓣沾着水珠,是它替我把眼泪藏在瓣尖;就连月光洒在菊上时,那层浅浅的银,都像母亲当年为我盖的薄被,暖得人心发颤。不必说“我想你”,也不必说“多牵挂”,这岁岁枯荣的菊,便是我与母亲之间,一场永不落幕的絮语——它知道我小时候偷偷摘菊瓣被母亲骂骂,知道母亲总把最艳的菊插在父亲的遗像旁,知道我们一家人围着菊丛吃月饼的暖。母亲在泥土里安睡,菊在坟头盛放,我在人间守望,三个人的念想,都藏在这菊香里。

暮色渐浓,我收拾好工具往回走,回头望,坟前的菊在风里轻晃,老屋院中的菊也在暮色里泛着光,两处的菊香,顺着风缠在一处,飘得很远。庭前的菊会落,冢上的菊会开,可那缕熟悉的菊香,却一如往昔——像母亲的手拂过我的发,像母亲的声音唤我的乳名,像我们从未分开过那样,暖在我心里,岁岁年年。

移菊那天,我带了母亲用过的小铲子,小心翼翼地挖起几株壮实的菊,根须

花凋零、秋意渐浓,才默然把花苞撑成朵,把香气揉进风里。就像母亲,一辈子不与人争长论短,邻里有难总先伸手,把美味留给我们,把旧衣留给自己,连说话都轻声细语,却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,让家始终暖得像团火。她更爱菊瓣瓣舒展的模样,哪怕开在墙角无人问津,也自有傲骨——不攀附,不讨好,每一片瓣都朝着阳光,连落瓣都落得从容,不像别的花那样匆匆谢去,而是轻轻飘在泥土上,像给大地递去的悄悄话。母亲自己,又何尝不是一株在岁月里从容绽放的菊呢?

恍惚间,母亲剪花的影子又在菊丛旁清晰起来。晴好的秋日午后,阳光把她的白发染成浅金,她搬一张褪色的小凳坐在菊花前,指尖捻着那把银亮的剪刀——剪刀柄上的纹路,早被她的手磨得光滑。她剪得慢,眼睛眯着,仔细剔去过密的枝丫,偶尔遇见沾着蚜虫的叶,便用指腹轻轻抹去,像怕惊扰了菊

的梦。剪到尽兴时,会拾起一朵刚落的瓣,凑在鼻尖轻嗅,嘴角弯起浅浅的弧度,眉眼间的温柔,比午后的阳光还暖。有时我凑过去,会把剪好的菊递我,说“插在水瓶里,能香好几天”。

花瓣上的绒毛蹭过我的手,痒丝丝的,连风里都裹着菊香。可如今,剪刀静卧在窗台,锈迹爬满了银亮的刃,母亲的影子,早已随去年的秋风散了。

这满院的菊开得越盛,越衬得院落空寂——没有了她唤我吃饭的声,没有了她扫菊瓣的帚,连风穿过菊丛的响,都像在轻轻叹气。我俯身,指尖拨开菊丛旁的杂草,指腹触到冰凉的泥土,那土还是母亲当年翻松的,带着她掌心的温度。心底忽然涌起一个清晰的念头:要把这菊,移几株到母亲的坟头去,让她在那边,也能看见熟悉的花,闻见熟悉的香。

移菊那天,我带了母亲用过的小铲子,小心翼翼地挖起几株壮实的菊,根须

花凋零、秋意渐浓,才默然把花苞撑成朵,把香气揉进风里。就像母亲,一辈子不与人争长论短,邻里有难总先伸手,把美味留给我们,把旧衣留给自己,连说话都轻声细语,却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,让家始终暖得像团火。她更爱菊瓣瓣舒展的模样,哪怕开在墙角无人问津,也自有傲骨——不攀附,不讨好,每一片瓣都朝着阳光,连落瓣都落得从容,不像别的花那样匆匆谢去,而是轻轻飘在泥土上,像给大地递去的悄悄话。母亲自己,又何尝不是一株在岁月里从容绽放的菊呢?

恍惚间,母亲剪花的影子又在菊丛旁清晰起来。晴好的秋日午后,阳光把她的白发染成浅金,她搬一张褪色的小凳坐在菊花前,指尖捻着那把银亮的剪刀——剪刀柄上的纹路,早被她的手磨得光滑。她剪得慢,眼睛眯着,仔细剔去过密的枝丫,偶尔遇见沾着蚜虫的叶,便用指腹轻轻抹去,像怕惊扰了菊

的梦。剪到尽兴时,会拾起一朵刚落的瓣,凑在鼻尖轻嗅,嘴角弯起浅浅的弧度,眉眼间的温柔,比午后的阳光还暖。有时我凑过去,会把剪好的菊递我,说“插在水瓶里,能香好几天”。

花瓣上的绒毛蹭过我的手,痒丝丝的,连风里都裹着菊香。可如今,剪刀静卧在窗台,锈迹爬满了银亮的刃,母亲的影子,早已随去年的秋风散了。

这满院的菊开得越盛,越衬得院落空寂——没有了她唤我吃饭的声,没有了她扫菊瓣的帚,连风穿过菊丛的响,都像在轻轻叹气。我俯身,指尖拨开菊丛旁的杂草,指腹触到冰凉的泥土,那土还是母亲当年翻松的,带着她掌心的温度。心底忽然涌起一个清晰的念头:要把这菊,移几株到母亲的坟头去,让她在那边,也能看见熟悉的花,闻见熟悉的香。

移菊那天,我带了母亲用过的小铲子,小心翼翼地挖起几株壮实的菊,根须

花凋零、秋意渐浓,才默然把花苞撑成朵,把香气揉进风里。就像母亲,一辈子不与人争长论短,邻里有难总先伸手,把美味留给我们,把旧衣留给自己,连说话都轻声细语,却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,让家始终暖得像团火。她更爱菊瓣瓣舒展的模样,哪怕开在墙角无人问津,也自有傲骨——不攀附,不讨好,每一片瓣都朝着阳光,连落瓣都落得从容,不像别的花那样匆匆谢去,而是轻轻飘在泥土上,像给大地递去的悄悄话。母亲自己,又何尝不是一株在岁月里从容绽放的菊呢?

生活写真

大哥的菜园子

燕立民

大哥属蛇,今年七十二岁了。退休这十几年,他最得意的,便是后院那一片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菜园子。园子不大,东西窄窄的一长溜,铁丝围成栏,树枝编成门,门上还有把锁。这个菜园子热闹得很,辣椒红得像个爆竹,茄子紫盈盈地挂着霜,西红柿沉甸甸地压弯了竹架,边上还挤着一畦水灵灵的小白菜、茼蒿。这般丰饶,是他一趟趟找人从村里拉来羊粪,一筐筐伺候出来的。那股子劲儿,仿佛不是地在向他索要,倒是他自个儿心里有团火,非要这般忙碌着、经营着,才觉得踏实。

大哥这勤快,是有来处的。话头得扯回几十年前。那时家里,父亲在外头上班,一家子子的担子,大半落在了母亲肩上。田里的庄

稼、屋里的琐碎,还有我们这群半大的孩子,都得她来操持。大哥是老大,那副扁担,自然而然就早早地落到了他稚嫩的肩上。放学后的田埂上,总有他跟着母亲忙碌的小身影。想来,那泥土的腥气、禾苗的青涩,还有母亲额角擦不尽的汗珠,早已像胎记一般,烙在他的骨血里了。如今这菜园里的每一次弯腰、每一次挥锄,怕不单单是种菜,更是在重温那段与母亲并肩的岁月,是在用另一种方式,让那份早已成为本能的勤劳,继续生根发芽。

他种的菜,自己哪里吃得完呢?于是,我们兄弟几家,还有走得近的亲戚朋友,便都成了他这菜园的“受益者”。隔三差五,他就用塑料袋分装得整整齐齐,这家一捆青菜,那家几根黄瓜。递

过来时,他脸上总是那副淡淡的,却又掩不住得意的神气。你若夸他一句:“大哥,这菜长得真水灵,比市场上买的好多了!”他便立刻眯起眼,皱纹都笑得舒展开,嘴里却只谦虚着:“没啥,没啥,土好,粪足罢了。”可我们都晓得,他要的,就是这一句夸。这小小的菜园子,是他退休后的疆场,那满园的青翠与硕果,便是他献给我们所有人的、无声的勋章。

今年农历八月十五,我回了家。中午陪他喝了两杯,窗外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雨。酒意微醺,话也说得透了,他忽然站起身,说:“园里的韭菜正好,嫩得很,给你割一把带回去。”我忙说下雨呢,明天再说。他却不由分说,已披上了那件旧外套,顺

上裹着老屋的土。坟前的土有些硬,我慢慢刨松,把菊栽下去,又浇了些从老屋井里打来的水——母亲说过,井水泡过的菊,开得更艳。待来年秋风起时,坟前的新菊,想必也会开得这般泼泼洒洒,金的、黄的、白的瓣,在风里轻轻晃,像母亲在跟我招手。风过的时候,菊瓣轻颤,是它替我把思念说给母亲听;雨落的时候,花瓣沾着水珠,是它替我把眼泪藏在瓣尖;就连月光洒在菊上时,那层浅浅的银,都像母亲当年为我盖的薄被,暖得人心发颤。不必说“我想你”,也不必说“多牵挂”,这岁岁枯荣的菊,便是我与母亲之间,一场永不落幕的絮语——它知道我小时候偷偷摘菊瓣被母亲骂骂,知道母亲总把最艳的菊插在父亲的遗像旁,知道我们一家人围着菊丛吃月饼的暖。母亲在泥土里安睡,菊在坟头盛放,我在人间守望,三个人的念想,都藏在这菊香里。

暮色渐浓,我收拾好工具往回走,回头望,坟前的菊在风里轻晃,老屋院中的菊也在暮色里泛着光,两处的菊香,顺着风缠在一处,飘得很远。庭前的菊会落,冢上的菊会开,可那缕熟悉的菊香,却一如往昔——像母亲的手拂过我的发,像母亲的声音唤我的乳名,像我们从未分开过那样,暖在我心里,岁岁年年。

移菊那天,我带了母亲用过的小铲子,小心翼翼地挖起几株壮实的菊,根须

花凋零、秋意渐浓,才默然把花苞撑成朵,把香气揉进风里。就像母亲,一辈子不与人争长论短,邻里有难总先伸手,把美味留给我们,把旧衣留给自己,连说话都轻声细语,却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,让家始终暖得像团火。她更爱菊瓣瓣舒展的模样,哪怕开在墙角无人问津,也自有傲骨——不攀附,不讨好,每一片瓣都朝着阳光,连落瓣都落得从容,不像别的花那样匆匆谢去,而是轻轻飘在泥土上,像给大地递去的悄悄话。母亲自己,又何尝不是一株在岁月里从容绽放的菊呢?

恍惚间,母亲剪花的影子又在菊丛旁清晰起来。晴好的秋日午后,阳光把她的白发染成浅金,她搬一张褪色的小凳坐在菊花前,指尖捻着那把银亮的剪刀——剪刀柄上的纹路,早被她的手磨得光滑。她剪得慢,眼睛眯着,仔细剔去过密的枝丫,偶尔遇见沾着蚜虫的叶,便用指腹轻轻抹去,像怕惊扰了菊

的梦。剪到尽兴时,会拾起一朵刚落的瓣,凑在鼻尖轻嗅,嘴角弯起浅浅的弧度,眉眼间的温柔,比午后的阳光还暖。有时我凑过去,会把剪好的菊递我,说“插在水瓶里,能香好几天”。

花瓣上的绒毛蹭过我的手,痒丝丝的,连风里都裹着菊香。可如今,剪刀静卧在窗台,锈迹爬满了银亮的刃,母亲的影子,早已随去年的秋风散了。

这满院的菊开得越盛,越衬得院落空寂——没有了她唤我吃饭的声,没有了她扫菊瓣的帚,连风穿过菊丛的响,都像在轻轻叹气。我俯身,指尖拨开菊丛旁的杂草,指腹触到冰凉的泥土,那土还是母亲当年翻松的,带着她掌心的温度。心底忽然涌起一个清晰的念头:要把这菊,移几株到母亲的坟头去,让她在那边,也能看见熟悉的花,闻见熟悉的香。

移菊那天,我带了母亲用过的小铲子,小心翼翼地挖起几株壮实的菊,根须

花凋零、秋意渐浓,才默然把花苞撑成朵,把香气揉进风里。就像母亲,一辈子不与人争长论短,邻里有难总先伸手,把美味留给我们,把旧衣留给自己,连说话都轻声细语,却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,让家始终暖得像团火。她更爱菊瓣瓣舒展的模样,哪怕开在墙角无人问津,也自有傲骨——不攀附,不讨好,每一片瓣都朝着阳光,连落瓣都落得从容,不像别的花那样匆匆谢去,而是轻轻飘在泥土上,像给大地递去的悄悄话。母亲自己,又何尝不是一株在岁月里从容绽放的菊呢?

恍惚间,母亲剪花的影子又在菊丛旁清晰起来。晴好的秋日午后,阳光把她的白发染成浅金,她搬一张褪色的小凳坐在菊花前,指尖捻着那把银亮的剪刀——剪刀柄上的纹路,早被她的手磨得光滑。她剪得慢,眼睛眯着,仔细剔去过密的枝丫,偶尔遇见沾着蚜虫的叶,便用指腹轻轻抹去,像怕惊扰了菊

的梦。剪到尽兴时,会拾起一朵刚落的瓣,凑在鼻尖轻嗅,嘴角弯起浅浅的弧度,眉眼间的温柔,比午后的阳光还暖。有时我凑过去,会把剪好的菊递我,说“插在水瓶里,能香好几天”。

花瓣上的绒毛蹭过我的手,痒丝丝的,连风里都裹着菊香。可如今,剪刀静卧在窗台,锈迹爬满了银亮的刃,母亲的影子,早已随去年的秋风散了。

这满院的菊开得越盛,越衬得院落空寂——没有了她唤我吃饭的声,没有了她扫菊瓣的帚,连风穿过菊丛的响,都像在轻轻叹气。我俯身,指尖拨开菊丛旁的杂草,指腹触到冰凉的泥土,那土还是母亲当年翻松的,带着她掌心的温度。心底忽然涌起一个清晰的念头:要把这菊,移几株到母亲的坟头去,让她在那边,也能看见熟悉的花,闻见熟悉的香。

移菊那天,我带了母亲用过的小铲子,小心翼翼地挖